

淵鑑類函

卷一百八十一之卷一百八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禮儀部二十八

諱

原逮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父母則諱及也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母則不諱

庶人也

於祖此聞名聞名及也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母則不諱

哭謂高祖之諱

故謂高祖之諱新謂新死者之諱注云

卒有遺愛故荆州人

改選晉江統叔父春為宜春令

官名同皆得改選

以名同皆得改選春秋未奪身與官職同不在改例

諱曲禮君所無私諱

有公諱大夫禮士于

注曰避君諱也

禮儀部 小史詔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

王太史記太史記奉禮執名具教國語范獻子聘魯

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改鄆稽晉咸和元

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內

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為外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史司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以諱為首武之議尊卑有獻

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鄆以諱為首武之議尊卑有獻

序以諱名不偏諱曲禮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

卒哭乃諱不相避名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

春秋卒哭而諱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

不非鬼神事之尊而諱其父為公所無私禮志大元

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公所無私禮志大元

孔安國為侍中表以王瑜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

議云公所無私諱豈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換

曹是出制外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徧官列署動子

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流莫已

名臣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大功小功諱不

諱夫人也鄭注云臣於夫不避夫人之家恩遠也

人所諱惟事關於夫不避夫人之家恩遠也

元呼曰英雄自道其父名犯我家諱又云桓南郡被

既而曰英雄自道其父名犯我家諱又云桓南郡被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

桓飲頻語左右曰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咽王便欲去

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永有攸諱集孔融

名具教問具教二山對曰

改鄆稽年當徵蘇

以諱為首武之議尊卑有獻

不偏諱夫子之母名

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

春秋卒哭而諱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

不非鬼神事之尊而諱其父為公所無私禮志大元

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公所無私禮志大元

孔安國為侍中表以王瑜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

議云公所無私諱豈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換

曹是出制外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徧官列署動子

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流莫已

名臣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大功小功諱不

諱夫人也鄭注云臣於夫不避夫人之家恩遠也

人所諱惟事關於夫不避夫人之家恩遠也

元呼曰英雄自道其父名犯我家諱又云桓南郡被

既而曰英雄自道其父名犯我家諱又云桓南郡被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

桓飲頻語左右曰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咽王便欲去

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永有攸諱集孔融

家永有嫌名不諱禮不諱嫌名入門問諱禮出

門無諱即王述內諱不二名非禮增犯諱被代亮

為晉陵守晉陵令沈瓚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啓廢之

瓚之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

門蕭子顯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

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避諱過甚南史王琨避母名

恭謂矯枉過正焉時音同字異唐書賈曾除中書舍人

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聞諱必哭顏氏家

世謝舉甚有聲譽聞名可無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

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議其可否禮官議曰禮記

曰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

禮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名又

韓愈諱辨唐李賀舉進士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

下官無諱杜祁公帥并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

原婦諱不出門曲禮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內諱不

出外語林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君諱舉

則起雜記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妻諱

不舉側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為尊者諱

為親者諱公羊傳云齊仲孫來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

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何休注曰尊者諱也為賢者

受賊人也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

諱以季子有曷牙不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詩

慶父之賢故為諱之鄭注云為其失事正有事於凡

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為其失事正有事於凡

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凡

祭不諱教學不諱忌日

原終身之喪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

禮儀部

禮記卷之八十二

忌日

三

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喪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不用舉吉事

時終身之憂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

季節辭酒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日也故不敢飲

子龍不食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

桓元絃觴語林云桓元不立

增忌不聽樂王修哀感子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

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齊食迫有急

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墨衰談錄云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

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黻黑衫巾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黻黑布衫其中

君子有終身之喪

葬一

原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

尸曰捐葬下棺曰窆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

輻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緋緋發也發

也禮記曰君葬用輜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

禮儀部

禮記卷之二十一

葬

四

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綽無碑 左傳
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
綽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
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
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

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 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
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
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又曰
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
故有闕是以改葬 **太**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
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太**又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
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
毀之子產弗毀 **太****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

闔閭痛之甚葬於闔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棺槨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闔下使者幾何

人曰闔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之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金日磾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 朱
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
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
外民果爲邑起家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絕 後漢書曰
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
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
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
吏士 又東平王蒼葬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疆薨帝追念疆雅性

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傳
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敕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
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
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
輕重爲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
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凡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寃然後得葬 又
曰范丹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
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

用以爲棺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令桓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原**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

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皙之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增**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

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年春亡遺令濯內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柩葦席瓦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窆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麟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 蘇

韶安平人也爲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爲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王導薨詔給九旒輜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 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 崔鴻後燕錄曰趙秩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

貧無以葬秩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見一老母遺秩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冲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

郡劉璉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徽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毀 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饑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暮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

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其俗遂改 王儉領中書監
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
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
班劍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梁
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絕便斂以法服斂竟
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
人請僧講經噴咀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
云得果也 顧憲之臨終為制敕其子曰莊周澹臺達
生者也王孫士女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中
都之制允理愜情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昌

父勃北游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
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
葬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
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
陵因山為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
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誡將來 高宗以頻年飢
儉召雍州長史李議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為
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為嚴禁勿
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
虎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

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頌葬上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宮 西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輻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

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壙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于池之北近池四十步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

其父有嬖妾母至妒實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終十年而
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
氣息輿歸竟日乃蘇云父嘗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
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
郭見道上馬傍有病臥人乃長安魏公卿扶與俱到家
養視積日既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十餘餅素二十疋
可賣殮餘以相謝言絕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殮殮之葬
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兄公長見乘馬謂必殺
公卿陰告官收翼翼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
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

賢傳曰袁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髮自築土
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
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禪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襯尸
于板床上五百塹爲藏 張諛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
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諛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
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飭終夫僕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
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
于當世不亦宜哉 謝夷吾轉下邳預自尅死日如期
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
墓不起墳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

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
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
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
爲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皇覽曰
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域其中開道凡施六馬
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蓋葬
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
及之厚椁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
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惟瓦薄棺葬斂以時
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窆庶乎可以不辱耳 世說曰晉

明帝聞郭璞爲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
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內當致
天子帝復問云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
耳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
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侶魚鼈爲讎于是遂以水
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
四馬不行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其銘曰佳城
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
之馬冢 又曰河內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
沒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

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
藏于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
白日于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
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
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
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度不煩人眾 述征記曰荀
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
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
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
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眾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

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 鄧德明
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
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
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葛覆之如初
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
焉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
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
志沒遂葬其山

葬三

原金鳧

玉匣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

禮儀部

禮儀部

葬

五

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金銀為鳥雁
 京雜記曰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
 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
 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防山 藥水 魯襄公
 二十年而孔子疑其父墓處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于涇
 水之尾樂水蓋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諱先君必欲
 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于賢傳曰周燕字少
 朝百姓 樹碑 開隧 卿為決曹椽平囚罪不當死太
 皆見之 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于九復虔怒竟殺之
 引命私隱陷人之罪傳詣長安當旌其蠶室未至燕乃慷
 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龍匣 上詳金鳥
 二 玉棺 石椁 下詳棺槨 魚燈 龍匣 上詳金鳥
 注玉匣 北邙 南嶺 帝時真嘗自算其年七十至期
 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檀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
 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又曰

曹敞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敞稱章弟
 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為立碑于吳章葬側章葬于龍首
 嶺上 北首 西門 禮葬于北方北首西門注不以壽終
 為鮮西門 旌車 羽蓋 傳暢晉公卿禮秩曰特進薨
 非正門也 旌車 羽蓋 遺謁者監護軍喪事賜東園
 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給青徘徊赤耳車挽歌
 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旒車銘旌車 丁孚漢官儀曰孝
 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 飾輅 設旒 禮記曰其輅有
 搖赤綴青羽蓋馬也 飾輅 設旒 禮記曰其輅有
 錦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墻置翬設披周也設崇
 殷也綢練 朱器 畫棺 並見 施玉匣 埋珍寶 呂
 設旒夏也 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含珠口實鱗施
 玉匣于死者之體如魚鱗 埋珍寶 注見上葬二潛夫
 論 止柩就道 止哭聽變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
 行乎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
 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
 禮儀部 附益頁函卷一百一

禮也鄭元注曰垣下不及泉上無通臭者墨子曰古

道也變謂異禮也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

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

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

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

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爲葬

法埋之藉以黃壤葬以土藏其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

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

之楚國先賢傳曰韓暨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儉

儉則節之以禮若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駟馬不行

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勿有增益楊震爲太尉

罷遣歸本郡遂仰鳩薨葬日有大鳥來止樹上須臾

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

駟馬不行

駟馬不行

駟馬不行

駟馬不行

駟馬不行

駟馬不行

駭

葬四

原即遠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祖于庭葬于反真漢

楊王孫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

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

毋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送形送形而葬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葬此所謂埋神也

埋神晉東海王越尸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而葬

不可從死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爲大稱財子路

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子曰斂手足形還

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葬者不待日月也

卜兆墓穴也兆瑩域也葬事大故必卜之筮冢

儀禮既夕筮宅冢人土鄭注云同穴詩死則異

禮儀部

藏其後漢樊重遺令使與請具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請鬻庶弟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何襄事左傳葬定公雨不

成也成其賜塋後漢太尉楊秉請隧晉侯請隧注

懸棺而封侯起墳漢太師孔光薨賜祕器載以乘

遣車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偏下也給轡廣柳車注廣柳車葬車也靈輻葬

方相蔡質漢官儀曰陰地藏謂葬壽藏後漢趙岐

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賢像增柳翼飾棺牆

于賓位畫己像于主位皆為之贊增柳翼飾棺牆

墻柳衣又云絞衾設柳翼注絞衾尸之飾柳翼棺之牆

飾翼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帛畫

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穴之立于帷荒

壙中飾棺者以華道路不欲使人惡其親也

焉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大夫畫帷畫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

無以葬鄉人助之融曰古之葬曰衣行志漢符融

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得行其志訟耐武沛國劉仲

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而不絕更娶王氏生禁遷

陶後皆卒正舒求耐葬陶不許陶訟至死不得

周禮媒氏禁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夫

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夫

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也鄭司農周土守嚴望

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周土守嚴望

終于家遺言以身服斂聚沙趙岐字邠卿遺令子曰

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也配殤曹操事殉妾魏武子有疾

單被髮其上覆以配殤曹操事殉妾魏武子有疾

增

禮儀部

禮儀部

葬

增

葬妻 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皋曰孟道

而葬後 葬子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

難繼也 葬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

于禮者也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日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季子之禮也其合矣乎

營高燥 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 務速 朽 饒 蜀 人也

為會稽守病革臨卒教子曰今蜀道阻不可 以鼓封

歸塋可止葬務導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 以機封

節禮也 以機封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

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以幅巾 漢張

桓文儉非王孫 用葛第 麻始用葛第 紀市 呂氏

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會稽 又曰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注云變動也言無

泗上 葬夫子于泗水之 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

鎬聚東 藍田 漢書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

地為宮上徵榮葬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責訊王

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責訊王

武庫 劉向疏云樛里子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

子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城

武庫 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尚

東 風俗通 鄴西 趙錄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 尚

合公主 衛青與平陽公主 近神人 魏略曰豫戒子

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履 近要

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當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近要

離 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

禮儀部

葬

禮

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
 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
 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
 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從遽瑗魏志中山恭
 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葬濮陽吾望其墓常
 困敕令官屬曰昔衛大夫遽瑗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獎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妻養疾乃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兀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
 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于是果用也
 夾尸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
 非禮也况又同棺乎不果殺
 注云善其不陷父于不善也
 附葬先塋白雀黃犬號噪
 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壠
 我腰下有金取之鬻以葬我未及問
 姓名而絕忱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
 請歸葬卒于齊

請歸葬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
 葬魯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
 卒逾年猶毀
 故曰猶也
 有繼子死遂合葬式父臨終求于式許之門中丞下壺
 奏議式父臨終謬亂云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于
 無名之冢
 為繼世也
 日月有期詳謚二子
 天地為棺莊見前
 各銘其官杜預喪服要記云始死葬銘凡卿
 位檀弓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西鄉婦人
 東鄉鄭注云
 夾羨道為位
 熊皮四目周禮方相
 蟻結四隅檀弓
 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以丹布幕為楮葬覆棺不
 檣不娶畫楮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蟬
 也殷之蟻結
 葬日大雪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
 似今蛇文畫
 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
 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禮儀部
 葬

大雨後漢書董卓傳詳棺椁卓不為雨止于制葬不為雨止鄭注云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曲禮云送喪不由塗潦先輕後重先父葬者不虞

衛離魯合子曰衛人之附也重葬畢辭實遂修葬事後

二妃未從舜葬于蒼梧之野也合之善夫注附合葬也

不謂附先塋也周公蓋附蓋附注合葬也

合葬于防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防願得父

墓死因使葬陪陵昭帝時徙平陵元成徙杜陵病且招

合夫魂後漢鄧晨娶世祖姊新野公主遇害門人欲

厚葬淵子曰不可厚漢帝令薄漢文令薄葬又光武

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藏于西階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

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兆在路寢成路寢之臺逢

子何遭喪遇晏子對曰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

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夫子亦

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

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

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

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增玉魚一

雙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

兵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

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敞無

奪玉魚發其處果然乃金蠶數斗齊書始興王鎮蜀

救以禮改葬玉魚隨之佳城留篆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

數銀為蠶形者禮儀部禮儀部

未殂前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
古冢爾觀其間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
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
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熱留待沈彬來
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
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
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修我果歎曰吾
合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逼城

而葬晏子墓在臨淄慕容德登營丘望嬰冢顧謂左右
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耶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
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
矯世生居湫隘沒
指山為葬孔帖李白至姑孰悅謝
豈擇地而葬乎

東麓原勿歸鄉里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
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
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
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之物
不戀

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本土語林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
仁與達吾不用棺槨盧植別傳植初平三年卒臨困
二子有焉
帛而巳不得封樹魏略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
帛而巳
平中病甚臨困又救預掘塋誠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塋
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又誠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
封樹妻子
堯典一篇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歲
皆遵之
二子曰吾昔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
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
身外樽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
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
望日無病忽終學
老子兩卷唯以老子兩卷示存道
者以為知命焉

温嶠辭官侍禮志建武元年以温嶠為散騎常
德而
于禮制物常使理可經通今祭逆未臬平陽道斷詔下
議皆以嶠萬里投身赴闕廷無緣中辭王事宜如詔者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也 **子產依禮** 傳鄭簡公卒將葬子產使避 **良臣從**

死 史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為之賦黃鳥 **後宮**

皆殉 秦始皇葬時後宮無子 **宋公厚葬** 左傳宋文公卒厚葬用蜃

炭益車馬始用殉 重器備樽有阿棺有翰旒君子謂

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齊國厚葬** 韓非子云

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齊國厚葬** 齊國好厚

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槨 公管仲曰布帛

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利

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

利人何故為之也 **孝經自隨** 皇甫謐篤論云吾

親土或恐人情滌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狃為之制奢

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中故衣以蘧

藜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

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

蘧藜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 **蘧藜裹**

尸 見 **葬洛陽城** 尉行部為隗囂所殺更始憐之送葬

到洛陽城旁為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 **葬海虞山** 詳

二 **增以報德** 羅士信齊州人初為劉仁基所禮及東

死當墓其側 **可行志** 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葬

至是如其志 **可行志** 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

今親歿可行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

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

之歸葬魏州廬 **以儉自全** 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

墓三年而去 **以儉自全** 下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

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

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為

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 **以厚免禍**

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

趙縣聞見錄宋張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

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

禮儀部

葬

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下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
 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斷棺取金帶帶亦木也
 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矣
 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也
 曰證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
 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山谷楊行密卒遺令穀葛為衣桐瓦
 曰不能誅患身死雜木為棺布
 單蓋形勿歸冢勿設祭祀也
 葬陶家側
 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
 百歲之後化為土幸取為壺實獲我心
 勿起墳壟
 晉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
 邱土自堅貞勿甃石勿起墳壟耳
 葬以幅巾
 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漆為
 不喜耳幸有前寔朝殯夕下措尸靈床幅巾而已奢非
 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
 葬于土穴
 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戒勿立碑
 唐司勳致仕李建勳且死戒家
 于土穴不
 用棺槨

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
 江南之地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莫知其
 處特給轎車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薨
 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栗三千斛陪葬昭陵
 詔給儀仗
 時極定奔潰切在史官母李不幸贈卹宜
 加厚且給
 命官建冢
 吐蕃却盟度涇原初城平涼當
 儀仗以葬
 具斂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賽
 淺水原詔
 原管彥不歸葬
 晉王褒與管彥許為婚彥
 學士為銘
 邑弟馥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
 治書御史非結好本意一詳悔婚
 陳壽不歸葬
 承祚為
 旨壽巴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貶
 稟車載策笠
 既夕鄭注云稟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策笠備雨
 服今哀稟為潦凡道車稟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禮儀部

道車載朝服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

擇不食之地成子高語詳前葬二擇不毛之地皇甫謐

下殤葬于園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

葬下殤于園塗邇故也鄭注云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

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

葬焉塗近故耳小兒葬于道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

故置于道側使未葬不除服晉建武元年令曰久喪

視成人之道也未葬不除服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

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殯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盜

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

若殯于寇害無收改葬舉下服穀梁葬桓王傳曰改

總五服之最下者改葬舉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最下之服以喪緇邈遠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

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執喪三年毀

而扶杖世主以死陵葬陵死澤葬澤

為孝而禮之死陵葬陵死澤葬澤

執畚鍤當此之時死陵葬者葬孝貴慎終慎終葬宜

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孝貴慎終慎終葬宜

以禮死葬之物既傑卑謂用卑薄之物不禮將偏

下求備去奢大葬禮葬昊天降凶遠日

協吉苟聞不度豈曰無違儉宜合禮孝不貶

親親三良臨穴二婢同棺開白日之銘卜青鳥

之兆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今孝貴有終

豈宜不勉華或非禮孰謂無違法惟辨貴送死之

禮儀部

禮儀部

葬

葬

原詩陳張正見和楊侯送素金紫葬詩曰黃泉開隧道
白日照佳城一朝嗟此路千載幾傷情秋雨悲松色淒
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還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壟月
暫時明周庾信送炁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
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香爐猶是柏塵尾更
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
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旒書空位素帳設虛樽
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
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

看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
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又送劉
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
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
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唐太宗望送魏徵
葬詩曰閭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
舊餞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
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泣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增杜甫聞故相房公靈榭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
曰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

洪鐘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還
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
知宿昔部曲異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
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
詩曰素幔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
揮叅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原詔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
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
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爲奢靡
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
于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有
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國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
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
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
今當殯葬其給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 晉賜王
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
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

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
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為先帝
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代殞沒不終功業
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
作葬藏人功 漢楊王孫羸葬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
增文 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
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幣腐之
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

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
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
堯之葬也窾木為櫃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殞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篤終論曰生
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
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
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
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
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
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

洪金卷一百八十一
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二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
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千石
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
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
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為無知也 司馬君實葬論曰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
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
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
事之便然後質諸著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
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

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
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
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
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
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
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
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
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
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
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

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

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 陳無已思亭記曰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旣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

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
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
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
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
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
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
乎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為勸視
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受恩

魏志袁譚死別駕王修詣太祖乞收葬受素氏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感義

晉書鍾會死向雄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

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殿下讐枯骨于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乎

桓典棄官

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

成墳為臧均乞葬

吳志諸葛恪誅臨淮臧均乞葬曰

得不誅為幸

荀闔乞葬

齊王誅故吏

伯厚葬陳蕃

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

收葬其葬

胡騰葬竇武

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

與聘娶

郭亮葬李固

梁冀誅李固露尸于西衢弟子

呼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禮儀部

冒法葬誅者

冒法葬誅者

三

送葬

原吹簫

談錄周勃吹簫送葬

反哭

雜記鄉人五十者從反注優

哭遠

晨會

鄭子嶠卒將葬公孫揮與禪竈晨會焉注會葬事也

以哀

送之以

如慕

前見不歌適墓

多涕

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墮而多涕穆叔曰兆于死

矣所

送臺

文選送子長夜臺

臨穴

詩臨其穴惴惴其栗

待盈坎

禮弔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不散

送禮五十者不散送注

五侯治

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喪樓君卿

不避塗潦

曲禮見

四方來

千乘送

劇孟母喪送葬蓋車千乘也

不避塗潦

曲禮見

四方來

會

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粲

九性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纒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衰經千餘

鄭元別傳元卒遺令薄葬自郡以下

命駕撫

棺

范式字巨卿與張劭為友劭死式夢之曰吾已死某

未到

劭引發中路而柩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

乘白馬

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柩乃進式乃修墓

種樹而還

推輦歸里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

送葬歸鄉

里遇司隸從事于河輦從事義之為封

使使送

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即還太學

卿可托

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

埋巨卿

前乃裂素書以遺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悽愴

向墳悵

哀哭以爲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自送喪于臨湘

去其兄弟

聞之尋求不復見而元伯可進前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送葬

送葬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夫其只...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禮儀部二十九 弔 祭奠 賜贈 助喪

弔一 披引 緋

增周禮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原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

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 **增**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生謂之

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故謂之弔

原禮記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是日不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弔

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增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不衣錫衰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向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階西面

賓即位皆哭哭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服朝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經 謝茲喪服圖曰夫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經錫衰弔六卿弁經錫衰弔大夫弁經疑衰弔士弁經總衰弔畿內諸侯弁經總衰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經有經焉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麻裳弁經異姓葛同姓麻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又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

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曰又曰古素冠錫衰為弔服今以白袷深衣為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增通典曰弔賓至掌次者引之賓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齊明弔二

曾哭哭主

又曰大夫弔次大夫

大夫弔次大夫

原禮記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增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增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禴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禴裘而弔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授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妻之知禮也

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爲君在禮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廩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增**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坎曾子北面而弔焉 **原**檀弓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哉注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增**晉獻公之喪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增**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增**左傳曰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 **增**晉頃公卒秋八

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蟯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嗷嗷

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之增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原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白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隋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摯

虞決疑要注曰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
弔祭具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
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增蔣詡字元卿遭父喪有
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庵往如舊
廬受弔焉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
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東觀漢記曰祭遵
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往弔上車駕素服
望城門舉音遂哭哀慟不止復幸城門遇喪車瞻望涕
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弔謝
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

弔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裹雞徑
到所赴冢燧以水漬綿使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郭泰別傳曰賈叔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
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
亦至咸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
宗遽迎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
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原又
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
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吾無德以堪之增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

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原王隱晉書曰何邵爲司徒薨養子岐爲嗣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增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顛旣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原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

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也增談錄曰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孫公談圃曰司馬溫公光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溫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

孫通聞者笑之魯受弔于魯燹曰頭下謂與辭頭下

弔三堂八吉斷不可謂婦俱不哭也五亦又備反

原白鶴見陶侃事五青蠅見虞翻事服如爵弔弁經服

冠而加堂髮而弔魯婦人之髮而弔髮殷於壙于周於

家於人弔於壙周人弔敗於臺始而弔髮殷於壙于周於

主也為弔牖下史公卒置尸牖下弔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

踰封之檀弓喪不踰封而弔三年不及哀及弔生不不特弔喪

謂不特弔也必俟朝夕哭時也哀禍災以弔禮大宗伯職云

注云禍災哀寇亂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弔禮哀禍災鄭

謂遭水火於弔三不弔檀弓或以非罪已不能有以說之

內為寇亂於弔三不弔檀弓或以非罪已不能有以說之

死之者厭行止危罰不弔宜弔不弔元冠不弔檀

險弱不乘橋船罰不弔宜弔不弔元冠不弔檀

羔裘元冠夫子不弔也齊衰不弔見弔二三年而

弔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也齊衰不弔見弔二三年而

功衰不弔有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

既練也庶子不弔大夫之喪庶魯人不弔穀梁云周

有喪周人弔之魯人不弔受庶魯人不弔穀梁云周

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

人不越人來弔衛將軍事王弔巫前周禮喪祝職

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后弔祝前周禮喪祝職云

祝前鄭注曰女巫爵弁純衣白虎通云天子哭諸侯

獨辭曰皇天降災子擁膝蹲踞符子鄰人往弔之朱

禮儀部

禮記卷之二十一

弔

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獨
 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何鄰人之不通也
 哭而返裴楷別傳云阮籍遭母喪楷往弔籍乃離喪位
 畢而返楊裘而弔子游事二畫宮而弔見黃尚事乘醉
 而入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縱酒放誕慕王澄為
 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不前而反代王義之
 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義之輕述述母喪義之心止一
 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者反欲以辱
 之述甚反哭而弔般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阮
 籍母終弔禮畢去或問裴楷往弔之籍醉登牀直視楷行
 外士我俗中士宜以軌儀自王衍子喪山濤增帝
 居時議以為兩得其道也舊弔房元齡以帝餽金石諫不
 欲臨弔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

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
 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
 遺弔合辭事類白居易之遣使會弔贈司徒遣使者冊
 授欲及其未斂也中使設祭張自公既薨後元宗追歎
 遣百官會第弔也中使設祭張自公既薨後元宗追歎
 韶州使至中人臨弔李嗣業卒葬日使人臨弔皆中
 人臨弔郎中臨弔韓文李惟簡計至上悼京官赴弔
 尉遲恭卒高宗詔第臨弔五品未百官會弔孔光傳云光
 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五品未百官會弔孔光傳云光
 會弔常衮華州刺史墓志原鼓琴而哭先世說顧彥
 百官臨弔畢集孔光之門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琴及喪家人嘗以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其牀鼓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
 因又大慟遂不置芻而去徐禪事見弔二又劉師知
 弔喪主而無追痛此生芻同增設席而弔孔帖衛
 表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增設席而弔孔帖衛
 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其增設席而弔孔帖衛
 禮儀部

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章聞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出乃設席行弔禮不詣其家而還

行之前 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 舊館遇亡宣父

尚猶出涕 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

弔四 中調弔

原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陲之長坂入曾

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隄洲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

控控通谷豁兮谷豁泊滅輟以永逝注平臯之廣衍觀

衆樹之蓊鬱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

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

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

食晉傳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

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

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

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疲斯

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麀麋乎廟

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強

原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鳩梟翱翔謂隨夷

溷兮跼蹐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騰駕罷牛驂蹇

洪鐘類考卷一百八十三
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
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質後漢蔡邕弔屈原
文曰鷓鴣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瓠甌皇車奔
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
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羸強左顧
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
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
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也晉陸機弔
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于上下者藏於區
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
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曩以天下
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
何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
一棺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
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
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微
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愷獻

茲文而悽傷案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脯設脯繡之屬

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

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壘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智道之已妙

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

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

汭濯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

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

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謩虞

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

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

存三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

不敬弔寄之淶水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

江長卿愁思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

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

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

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祭奠一

增寄酌江溪龍濁醪一薦醪駱賓王泉壤殊途幽明

禮儀部增寄酌千里薦醪永隔感平生其若斯聊

禮儀部增寄酌千里薦醪永隔感平生其若斯聊

申祭酒儻聰明之
不味式薦單醪
蘋蘩蕝藻
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

可羞于王公
可薦于鬼神
蕙蘭桂椒
楚辭蕙肴蒸兮蘭

酒儀禮嘉薦普
樽酒盥貳
權載之文樽酒

祭徐穉事
剗股致祭
祭者太尉橋元知已及後經過其

致祭
斗酒隻雞
曹操感太尉橋元知已及後經過其

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酌車過三步履

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白粥生芻
呂才母喪以哀毀卒通人郎餘令設位

沃饋
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
過墓奠祭黃

中談錄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

於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

酒冢前方丈之
食瓜遺奠
唐史萊國公杜如晦薨太

土常成泥濘
祭奠二
祭奠二

因食瓜美愴然悼之
敕饌往祭
高士廉卒方寒食敕

遂輟食瓜奠於靈座
命使弔詞
辛雲京卒及葬命使弔詞時將祭遣使

設祭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

增文唐韓愈祭亡友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

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

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

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

鬮羈玉佩瓊裾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

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已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尤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宋蘇軾撰哲宗祭司馬溫公文曰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內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

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命又祭歐陽文忠文曰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所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宅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

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
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違昔我先君懷寶
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受教門下者十有六
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
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
而下以哭吾私音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曰嗟夫師魯
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
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羣
尤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與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
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

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扼艱屯舉世皆
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
用捨進退屈申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
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以能通
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
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
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
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子之所為後世師法
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
乎不聞又祭蘇子美文曰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

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
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
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
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
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
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
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朱元晦祭
劉恭父樞密文曰嗚呼天胡付公以瓌竒俊偉之材而
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密藩屏之重而

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功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
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
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
漣者也嗚呼惟公生有異賢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
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
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訂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
帝眷弗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
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網塞絕
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於
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

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
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
既張惠術四施曾有流莩化爲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
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
悼此良弼嗚呼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道有
加公姿鸞鵠我性麇麇豈無異同卒莫疵瑕公之知我
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
以諉我我其敢安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
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龔其傳克廣無替矧予之
懷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昔誦離騷舉公

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
昧尚克鑑予之衷腸兮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在昔
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讐恥未
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
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他靡顧謁三
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拆拜疏千言忠憤
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又惟公家忠孝闕闕紀德銘
功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
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
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

兩公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靡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卒大公門緩此憂憊山瓢往酌野藪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情血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曰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而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

其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以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 又祭張敬夫文曰自孔孟之云遠舉學絕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膈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

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
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
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不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
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
之義以兄之明固以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
其一二也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
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
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
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
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

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
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
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
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
之志也 又祭呂伯恭著作文曰嗚呼天降害於斯文
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
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
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爲之箴過將誰爲之督耶
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

洪鈞類卷二百八十二
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節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詔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

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遘疾而言歸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又祭鄭自明文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隨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

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王所爲虚心而嘉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忤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竒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吊之交錯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傷

賻贈一

原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贈 穀梁傳曰車

馬曰賻貨財曰賻注賻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增**通典曰凡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筐奉元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賻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筐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送拜

賻贈二

原副意

白虎通賻助也。贈者赴也。所以

貴誠禮伯高

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云：禮貴誠信。

贈死

傳曰：非禮也。及補喪。周禮宰夫供賻。賻并器幣。凡諸

書方注書方。贈於方。書遣於策。

問費禮問其喪。不能賻。歸

禮問其喪。不能賻。歸

布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布四。用幣。魯人之贈也。

脫驂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

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

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

贈用制幣元纁束幣。

元纁束幣。

驂於舊館。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

於舊館。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

於舊館。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

盡哀是以出。涕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小子行。施言人

哀是以出。涕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小子行。施言人

哀是以出。涕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小子行。施言人

縑之後。漢王丹子有同門之喪。親往弔之。難也。

之後。漢王丹子有同門之喪。親往弔之。難也。

之後。漢王丹子有同門之喪。親往弔之。難也。

陳路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遺。陳路

車上介賻。陳路車。

陳乘黃禮陳乘黃。大路于中。

禮陳乘黃。大路于中。

增給絹布

房元齡薨。給以絹。二千元。段粟三千斛。

賜粟帛孔巢父卒。賜其

孔巢父卒。賜其

原無親

受賻者。既受。命坐。委之。擯。

原涉讓漢原涉。字仁先。父

漢原涉。字仁先。父

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已上。妻子受之。以

何竝

何竝

戒何竝。受穎川。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告。子昭曰：吾

何竝。受穎川。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告。子昭曰：吾

何竝。受穎川。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告。子昭曰：吾

辭本傳：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賻。名。不入廟門。

不入廟門

不入廟門

馬不入廟門。以班諸兄弟。禮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碩

馬。不入廟門。以班諸兄弟。禮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碩

馬。不入廟門。以班諸兄弟。禮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碩

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增：裴度賔。緘。禮為緘。賔

增裴度賔緘

增裴度賔緘

李勣贈厚。李勣卒。帝曰：勣奉忠。事親孝。歷三朝。未

給俸為賈鄭一。月俸。料為賈。特

賻布尤

賻布尤

厚司其

給俸為賈

賻布尤

賻布尤

賻布尤

禮儀部

厚崔敦禮卒高宗為舉哀
原求賻非正穀梁傳武子

歸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讀賻非古
增

麥舟助葬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

夫以麥舟與之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喪未舉方滯丹資錢治喪
增

夫曰付之矣資錢治喪
增

會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

與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幾能葬其父母將

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

過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於官恭年

十二晝夜號踊聲聞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

人書簿斂不受賻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

儉遵續先意齊一無所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琅耶黃山建

錢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

之武又江敷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蓓

啟遵數命不受詔脫衣為贈
增

嘉美之從其所請脫衣為贈
增

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

報其子后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

以為贈披牛被而反

增詩宋蘇軾贈李憲仲哀詞并敘曰同年友李君諱惇
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
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哀泣曰吾祖母邊母

賻贈三

禮儀部

禮儀部

賻贈

三

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
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
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贖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
仁人之醜也旣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
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詩云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
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
後生有竒骨出語已精罕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
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惟衣
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又贈

章默并敘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
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干有父母兄弟之喪貧不能
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悼焉是有以
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泣腐茵席前
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
不毛田親築曉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
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則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
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
不踐有爲迹棄身屍阨林鳥鳶任狼藉

助喪

原主辦漢項梁在吳吳人喪梁嘗主辦喪使公主其時喪使公主其時

不能辦之云云 **執事**必助主人言 **助原**壞原壞之

子助之 **助孟氏**傳曰孟氏將辟籍除於 **致金納貝**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從者致金玉貨貝於君

於君則曰納 **先往後罷**陳平家貧每助喪

披引

原葛紼傳曰葬敬羸旱無麻始 **榆沈**則以榆汁置車下

設披儀禮曰設披 **設撥**孺子以輿之喪哀公欲設也

執引紼注於廟中曰必執引若從引同名異言 **勸防**禮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也

明器

原芻靈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曰明器之神明也注芻靈束茅為人馬也 **俑者**謂為孔子

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始於人 **神器**孔子曰之

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似生人也 **神**器而不可為也

之故竹不成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

竽備而不用有鐘磬而無 **鬼器**禮仲憲曰夏后氏用

民不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民兼用之祭器人器也曾子曰

死其親乎 **附於棺**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

明器也 **異於人**釋名云送死之器異於人也 **既殯布**

禮儀部 明器挽歌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為葬備凶器多陳省納喪服小記云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有形無實鹽鐵論云古者明器有而盡納之可也示民不用也

挽歌一

增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

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

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

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

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

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

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

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新禮

如舊音禮西晉之容則燕坐却立亦更於容亦與二

挽歌二

原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

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

傷之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也亦謂人死精魂

歸於蒿里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

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

命長短不可妄求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

府給三十人 謝綽拾遺錄曰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

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
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
醉醒乃往宋書范曄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大
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曹屬王琛
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
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出梁書謝幾卿普通六年
詔西昌侯藻督眾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為藻軍師長
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揚石井宅中
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
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

挽歌不屑物議

增北史曰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

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篇惟盧思道得
八篇故時號八挽盧郎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
李泌為挽詞二解述倓志命挽士歌之衛國文懿公
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代宗皇后獨孤
氏薨詔羣臣為挽詞帝擇其尤悲者歌之東坡云歲
在庚辰六月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
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為少游齊生
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
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若是乎廣異記沈亞之夢

為秦穆公幼女弄玉壻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白日聞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玉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問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朱帳擇地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喜之及寐能記其事

挽歌三

原虞殯

田歌

左傳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虞殯葬歌示必

死 譙周法訓曰今有挽歌者高帝名田橫至於尸鄉自斃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

松雲 薤露

江智泉宣貴妃挽歌曰桂樹來塵寂筵俎竟虛存雲松方靄露風草已聲原 温子

昇相國清河王挽歌曰高門詎改轍曲 鈴唱 紼謳

治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倡和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斤

苦司馬彪注曰紼引疎索也斤慢緩苦用力也 梁會引紼所有謳者為人力慢緩不齊促急也

袁遊 洛水倡樂畢極終於薤露之歌坐中流淚 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鵓袁道山松出遊

好令左右行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桓伊挽歌 傅元哀詩 裴啟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

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

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

禮儀部

增延年二曲 思道八篇

挽歌

夫

並詳挽
歌二

挽歌四

增州人歌挽

韓文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濁流洋洋有闢其邪闐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

自制挽歌詳挽歌二

夢作挽歌

詳挽歌二

門生輓送

漢記鄧弘薨皇太后臨其喪皆曰門生輓送

挽歌五

原詩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

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

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魏繆襲挽歌

詩曰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

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長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

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

泰素驂停轡軒元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悲

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

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旗旒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

扶筵泣靈輻動轆轤龍首矯崔巍挽歌挾轂唱嘈嘈一

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

飛又王侯挽歌辭曰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爲符操心
元芒內注血貽鬼區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
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聞板築聲又挽歌詩曰
中闈且勿誼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
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輜餞飲悵莫反出宿歸無期又
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巍元廬竄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
放蒼天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縣墻宵何遼廓大暮安
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
鄰昔爲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

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又
傅元挽歌辭曰人生尠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
凶候形素顏衣衾爲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
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又挽歌曰靈坐
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
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歿歸幽都宮地下無滿
期安知秋與冬又挽歌曰路柳夾靈輜旒旒隨風征
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宋陶潛挽歌曰有生必有
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天不復知是

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醕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
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
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
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所適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歌詩曰昔日驅
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

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君王原劉

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奢虛蜃輅錫號紀鴻名地
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色晨飈斷曙聲一隨
仙驥遠雪露愁陰生 增唐鄭丹明皇挽歌曰律曆千

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
理城推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又肅宗挽
歌曰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又西
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永言青史上還見載無爲
李端代宗挽歌曰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
前殿宮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火咽笳簫已向新京

兆誰云天路遙 白居易德宗挽歌曰執象宗元祖貽
謀啟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
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曰虞帝南巡後
殷宗諒闇中初辭鐘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
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曰夢減三齡
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
笳笙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劉禹錫德宗
挽歌曰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
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迹誰見屬車
塵 又曰鳳翼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祕器楚挽

咽繁聲駐紿辭清廟凝笳背直城惟應晉內傳知是向
蓬瀛 元稹順宗挽辭曰不改延洪祚因成捐讓朝謳
歌同戴啟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遙號弓
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又元稹憲宗挽歌辭曰國付重
離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
設華胥事渺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張祜憲宗
挽歌曰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
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
峯 白居易奉敕撰進開成大行皇帝挽歌曰晏駕辭
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奠晚餘堯

曆龜新啟夏圖三朝連棟萼從古帝王無 又曰嚴恭
七月禮哀動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
漸遠濛汜日初沉惟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宋王元
之太宗挽歌曰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
傳啟合天心陵柏蕭蕭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
暗九絃琴 又曰日到虞泉路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
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
千古恨難勝 王安石仁宗挽詞曰去序三朝聖行崩
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
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又曰憑几微言絕羣

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陞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
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又曰厭代人間世
收神天上遊遽然虛五座不復望殊旒待旦移巾幘
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又曰同軌羣方
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捲
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歐陽修仁宗
挽詞曰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
乘雲去何待金錢買道車 又曰都人擾擾塞康莊西
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曰素幙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

梧望雲在昭陵洛水東 又曰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
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黃
庭堅神宗挽詞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
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葉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
能書汗簡青 又曰鈞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
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
跡空望白雲乘 又曰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
忽爲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
萬國任姒正興周 葉適高宗挽詞曰何止超前代功
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整乾坤黃屋堯年度青山

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朱熹孝宗挽章曰
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
月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
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袞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用鹽
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
悃衡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吳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
俄聞脫蹤翔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宋御製寧宗
挽詞曰冲淡疑金汞憂勤失寶丹講餘曦已午班促漏
方殘濟野雲生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
鑾 又曰仙御賓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

啟重關寶輦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覩
天顏 元王暉奉挽世祖皇帝詩曰灤水龍飛日長楊
羽獵時天顏幾五見兩淚遽雙垂化日中天赫陰雲萬
里馳何由知帝力耕鑿樂雍熙 又曰去歲回鑾輅旌
麾擁萬靈今春辭畫翳弓劍闕泉扃黼宸虛瓊島雲龍
慘帝庭詞臣思補報淚濕簡編青 明王英仁宗挽詞
曰歲宴橋山路風淒薄暮天珠襦函夜月石馬鎖寒煙
尊謚高千古陵祠享萬年遺民念恩澤猶想奏薰絃
王直景陵挽歌曰苦霧纏丹旄陰雲擁翠旗山川皆斂
色草木亦含悲兩泣千官送風號萬國隨蕭蕭笳吹發

不似奏韶時 又曰靈御陪仁考仙遊侍太宗珠丘連
翠殿玉匣闕元宮海宇攀號切天庭陟降同遙知六龍
駕長度五雲中 李東陽孝宗挽歌曰此日真何日陰
雲掩上台晦冥天色變嗚咽水聲哀舊恨齊山嶽遺恩
徧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轉成雷 又曰聖德同天縱
皇圖與日升乾維中斷絕坤軸乍崩騰輦蓋辭雙闕河
山護六陵生成直罔報攀送竟何能 又曰恭已同虞
帝祗台比夏王內庭無女謁外囿絕禽荒富有天和養
終期曆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摧傷 又曰聖道通
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

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又曰鶴髮
承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
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國垂憲及千春 又曰畎
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曷日露禱必深更歲旱
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卹詔朝野共吞聲 又曰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
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又
曰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
天語丁寧際龍顏髮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倘相從
又曰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卧已橋

山堯莢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又曰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
天梯月迥鳴鸞靜山圍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
迷 李東陽大行皇帝挽歌辭曰北闕南都象鎬豐我
皇身自際時雍祗應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髯似太宗草
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
躡仙班侍九重 又曰聖朝偃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
六經宋史重施新袞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
龍象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
陵青 毛紀武廟挽歌曰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

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釣天一夢中空餘
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吳國倫世宗挽章曰只怪釣天
夢未通帝星遙夜燭冥濛金輿罷幸三芝館玉几深憑
五柞宮遺詔普天俱朔雪望靈何地不悲風鼎湖自有
雲龍會虛使千官泣墮弓 又曰載筆曾趨供奉班江
湖猶自憶龍顏宮雲不散神仙仗禁月常飄玉女環似
有飛輪馳帝座不知遺劍在人間千門望幸渾無計却
恨蓬萊使未還 **原**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
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迴稍視龍山沒猶陳五
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增**唐白

居易太子挽歌曰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
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僚不逮事
哭送出都門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挽卜鄰吉歹河南
王詩曰哲人萎矣棟梁傾回首西風涕暗零三世功名
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梁
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勲業紫薇留種繼芳馨 明方孝
孺懿文太子挽詩曰盛德臨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
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
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
劍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

蒼生淚欲枯 監國禪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
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後世傳長江一掬淚流
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
鶴動哀音誰紹三王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
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
緯地才未登辰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
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動
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誅德南郊在千秋有頌
聲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
春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僚友原唐上官儀謝都督挽歌曰漠漠佳城幽蒼蒼松
檟暮魯幕飄欲卷宛駟悲還顧楚鏡繞廬山胡笳臨武
庫悵然郊原靜煙生歸鳥度 駱賓王樂大夫挽歌曰

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
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增

唐賈島挽孟寂詩曰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
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宋歐陽修挽
老泉詩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旄俄聞反舊閭諸老誰

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
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蘇軾
挽張文潛詩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
見便吟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劍
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又挽孔長源詩曰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
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
忽驚歲在己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又挽姚莊田詩曰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
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

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
姿 王介甫挽司馬溫公詩曰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
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
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又挽韓忠獻詩曰心期自
與衆人殊作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
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喪氣忽
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曰兩朝身與國安危
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
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
傷心無路送靈輜 又挽賈魏公詩曰功名烜赫在三

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
貂開倉六堵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銷甲第祇今空畫
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元楊維禎挽達兼善御史詩曰
黑風吹雨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知身有死
誓天不與賊俱生神遊碧落青騾遠氣挾洪濤白馬迎
金匱正修仁義傳史官執筆淚先傾 王翰挽迭漳州
詩曰墨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城節劒血飛丹氣
奪虹銀章觸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秦華可摧川
可竭蕉黃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醉嗚咽 宮闈原唐
李百藥文德皇后挽歌曰徘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

輦終辭宴瑤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
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
京背紫陌縞駟結行輶北去橫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
向壠沒霜氣入松楸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上官
儀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黃鳥悲歌絕椒花清頌餘埃凝
寫鄰鏡網結和扉魚銀消風燭盡珠滅夜輪虛別有南
陵路幽叢臨葉疎 崔融則天皇后挽歌曰霄陳虛禁
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
黃陵玉座深鏡奩長不啟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
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霾

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增**唐韓愈大行皇太后挽歌曰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元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又曰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劍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又曰追攀萬國來驚衛百神陪畫翥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包佶昭德皇后挽歌曰西汜馳暉過東園別路長歲華惟隴柏春事罷公桑龜兆開泉戶禽聲閉畫梁更聞哀禮過明詔制新喪 錢起貞

懿皇后挽詞曰淑麗詩傳美徽章禮飾哀有恩加象服無日記高襟曉月孤秋殿寒山出夜臺通靈深眷想青鳥獨飛來 白居易昭德王皇后挽歌曰仙去逍遙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宋宋庠應制挽莊惠后詩曰媯幄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別君長樂寢誰給水衡錢謹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煥終天 又曰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異室闕宮祠霧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享路無復廟中期 又應制挽莊獻太后詩曰寶慈垂母訓一

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
去宸居異日金滕啟方知復辟書 又曰旰身無憚
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案魂斷濯龍車歔翬浮晨旭邊
簫咽暝霞惟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汪藻挽隆祐太
后詩曰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
君深冊寶追崇德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
音 又曰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
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繭
館春 明蘇祐昭皇聖太后挽章曰慈極空遺誥仙輦
去不還千官臨內殿萬姓哭深山雉扇秋新掩龍髯歲

久攀併將江上淚霑灑秦陵間 王維楨孝烈皇后挽

歌曰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聖念爲當
熊玉佩虛無裏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原隋盧思道樂平長公主挽歌曰妝樓對馳道吹臺

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

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唐上官儀故北平公

主挽歌曰木落園池曠庭虛風露寒北里清音絕南陔

芳草殘遠氣猶標劔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陰入

井幹 又高密長公主挽歌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靜瑞

音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霜處華英落風前銀燭侵

寂寞平陽館月冷洞房深
增崔顥詩曰鸞鏡埋塵罷
曉妝琴心猶憶鳳求凰雨消巫峽夢回早花落武陵春
去忙宋神宗挽公主詩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
帳空閑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
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春風寒魯阮明月斷秦
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又曰歌鐘雖不館桃李
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蘇軾胡完夫母周
夫人挽詩曰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
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屣隨方進晚節
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又

挽毅父妻曰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
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
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
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
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誅寧用百金瘞
又挽余主簿母詩曰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
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駟忽已歸
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
萊裾又挽子容母曰蘇陳甥舅真冰玉正始風流起
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為善日

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
異人亡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存知愠喜不須擁笏強
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
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王廷珪挽
內詩奔月姮娥魂已清錦囊空貯誥封榮穆家酥酪盈
門貴謝氏芝蘭滿砌生風散采雲生碧落霜飄寒菊墜
紅英佳城萬古淒涼地隴水東流猿化聲 汪彥章詩
曰壽母膺芝誥名郎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
仙行三千滿人生七十稀閑居他日賦應愴板輿非
黃庭堅詩曰剪髻賓筵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

去伴青山大夢驚蝴蝶何時識佩環哀歌行欲絕丹旄
兩班班 陳後山代南豐作挽詞曰主家十二樓一身
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
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
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落葉風何急山空花自
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
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
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挽歌

四

來婚錄此亦兩節

天豈不實安身自不容取故有以財財回

遂許世不許世惠安無其然一取尚何忍百歲向

泉取者必無以安身自辦 茲葉同向意山已自

留三千古來英命載書主不盡平法無為主壽味出南

兩班班 東列山小南世主時同曰主家十二對一良

去半青山大心難離離向却離離難京得下始離丹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禮儀部三十

塚墓 祥禫

廬墓 殯

虞祔

塚墓一

增說文曰塚高墳也壟丘也墓兆域也

原又曰孔子

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增禮系曰天子墳高

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

柏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方言曰塚秦晉之間

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榆或謂之采或謂之垠或謂

之壟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凡葬

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安墓謂之撫 呂氏春秋曰世之

為丘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
以此為死則不可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為之豈
不悲哉 禮論曰問君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
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臨臣民皆須先
君哭禮也此際君宜哭則主不敢以哭犯君耳 唐書
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
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
人事叅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
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
一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

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
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項
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欹而傍煞墓中米粉為飾以代石
堊不置瓴甌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
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
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像可以
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昭神道僧泓
之說如此 大圍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
位處乾尊欲得連堙隱軫然如亂雲望之翾翾絕而復
連小頃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

之如飛電即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節御兵 又曰夫
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頃則大
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越別者亦出
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
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者出公卿
代代不絕封侯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蜷蛇者葬之出三
千石凡依山作塚皆當立此東為利得山之形力也山
如龜形又巍巍直上如鬪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
富塚陵肥薄狀如馬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塚陵
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瘦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
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
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塚武子塚 **原**
又曰凡葬於龍耳出貴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
山葬之出二千石公呂曼子吉之曰熱忠臣受其始果
不志塚墓其良不盡其文晉人贈文子味人 **禮**

增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也于是封之崇四
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

不脩墓原晉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
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
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
不忘其親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增**晏
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
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三**吳書曰孫堅
家在富春葬於東城塚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晉書**
曰金鄉縣北鑿石為塚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
鄉 **後魏書**曰李冲字思順高祖時為尚書僕射卒葬

覆舟山近杜預塚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
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病望墳掩淚 **宋書**曰張裕曾祖
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
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半減職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
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後子孫遂昌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
往五往有常坐處及卒墓工圍墓取其坐處焉 **李錡**
叛有司請毀錡祖父廂墓盧坦上言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况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 **越傳**曰禹到
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

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方一畝土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
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爲縱目人塚不
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
十鈞爲墓誌世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
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
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塚今其人或名五丁塚世說曰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爲人居家
桑田山烈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左柏桃與荆將軍塚

比他目角哀夢柏桃語已曰蒙子之惠而獲原厚葬荆
將軍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
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之矣角哀至期
日陳兵詣其塚止食三輔決錄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
疾七年不藥乃爲命救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
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
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
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三秦記曰昭帝母鈞弋夫人居
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
葬名曰思合墓宋記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

雲氣氤氳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_孫拾遺
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為墳羣獸
為之窟穴不封不樹 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
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
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塚尋覓欲更
殯葬忽見女尚生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
於晨暮徐輒伸頭翕氣為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於
塚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
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
為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

善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耶君可出百
步後顧見我去處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悉化成
白鶴而去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
次宗學家在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
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
雷出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
墓似聞墳下有管弦笑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
灑善長水經注智水東逕七女塚夾水羅布如七星高
十餘丈周圍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
許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

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粉水有文將軍塚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閭丘羨爲南陽葬婦基側將半平其域。夕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桓公塚西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墓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塚。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肩輿。從人馬數百。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塚。因顧左右。曳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處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沮潰尋死。異苑曰：潁川

諸葛閻字道明墓在楊州莊將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管之聲。荆州記曰：甯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有單龍塚。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詣之。因此起兵。後稱號于宛。而龍卒。故厚其葬。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探螺。亭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日間。所埋處但見古塚。亭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輿地志曰：琵琶

水經卷之二十一
三
圻有古墓半在水中甃有隱起字云琵琶筮云古龜云
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甃至京師時貴傳觀之二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元性多仁恕德感禽
獸初葬之日羣燕數千銜土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墳
有異鄉村歲祭祀至今不絕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
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爲塚焉諸生尊師法而陪葬者
三百餘家松干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丈今俗名其
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朱
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
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

石碑猶存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羸博二縣共界漢
武帝封禪割此作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
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俱是後人培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
墓東有四舊墓傳云黃市也墓皆方墓圓墳伏滔北
征記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山有吳人大將諸葛瑾墓
墓墻猶存西北十八里宜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
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之續述征記曰宿預州縣
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掛樹則
斯地也奚仲塚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

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於墳地微高伯魚墓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師曠塚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楚武帝塚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文信君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城北邛山道西大塚是也民傳言呂毋塚不韋先墓故其塚名呂毋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黃腸題湊處

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唐書

新語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塚筮

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堅四

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

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王勣

塚墓三王勣

增為圖正位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

守墓禁草青北地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胡人

弘周靈王賢臣無罪見殺藏其血三年化為碧陰堂神宅楊益州子集陰

春呂才傳感慕**原馬驢封**牛眠地檀弓孔子之

之所神魂之宅無罪**原**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

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驢封之謂也

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

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塢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

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

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葬焉果

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益石麒麟玉蟾蜍西京

州四十一一年如其所言云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

有青梧觀觀前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刻其脇

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

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

筋焉又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

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

三公致天子晉有相羊祐墓當有受命者祐掘斷地

枯墜馬折臂位果至**三不周**一畝高七尺見

公郭璞事詳葬二**三不周**一畝高七尺見

冢墓記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百夫塚**三女墳南

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增**大宵宅長夜宮南

記南野有百夫塚越記闔**增**大宵宅長夜宮南

子淪於元形之中甘暄大宵之宅**原**若屋若堂

文選齊安陸碑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原**若屋若堂

不封不樹檀弓詳馬鬣封注王鹽鐵論古者不樹反虞

之庶民之墳半切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

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層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愚

塚墓四晉闔**增**大宵宅長夜宮南

增度數周禮春官墓大夫登**地域**周禮春官墓大夫

授兆于禮春官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開隧**桓温詳

原揚塚所揚雄家牒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

巴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疑

禮儀部

禮儀部

塚墓

塚 曹操作七十二塚人欲發之不疑塚佳城沈約詩誰當

望佳城 馬塚夏侯嬰 **增宿草** 宿草陳根也謂墓草已

然不知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

絕哭 **宅兆** 詳葬 **不登** 適墓不 **不歌** 適墓 **永安**

通鑑寔窆既 **潛闈** 曹植誄窈窕元宇三光不 **牛岡**

柳集牛岡得 **馬塋** 晏氏類要青鳥 **羨門** 西京雜記

門之 **神道** 文粹冢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乃謂之

雲變態 **原** **辨兆域** 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為左居後有侯居前卿 **除草木** 檀弓易墓非古也注

哭而行 子路曰去國哭墓而行 **過則式** 墓則式遇

增長夜臺 阮瑀七哀詩冥冥九 **原** **掃而待** 嚴延年母見延年

徐敬業移檄文一孤安在 **樂請前** 公孫文子升于瑕丘

見壯子受戮也吾歸里 **石為塚** 王隱晉書曹

則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 **蒼頡塚** 皇覽云蒼頡塚在馮翊縣

北鑿石 **銅為椁** 皇覽塚墓記闔閭墓鑄銅為椁

葬塚在華山葬時 **蚩尤塚** 又云蚩尤塚在壽張縣闕鄉城

尺學書者皆 **昭王墓** 荆州圖記江陵縣東七十里

名為蚩尤旗 **武侯墓** 梁州記武侯墓高四丈餘王仲

宣登樓賦所謂 **壯士墓** 壯士

禮儀部 **葬** 禮儀部 **葬** 禮儀部

臨淄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
 于公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捷疆各言其功未及古治
 子而桃盡古治子恥之淑人丘盛姬於樂池之南大匠
 御樽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鐘鼓以**增**三高墓在干山
 葬視皇后之葬法是曰淑人丘**增**三高墓在干山
 楊惟楨陸居**萬人塚**萬人塚在雲南大理府趙州唐
 仁錢惟善也**萬人塚**鮮于仲通及李泌擊南詔敗死
 者二十餘萬閣羅鳳曰天子致討**玉鈞斜**廣輿記玉
 兵士何辜遂收尸葬此其塚如山**玉鈞斜**鈞斜在江
 都治之西煬**孝鵝塚**孝鵝塚在長興蔣灣唐天寶末
 帝葬宮人處**孝鵝塚**邑人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
 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封樹以**
 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埋之**封樹以**
 爵周禮春官冢人以爵等**巡厲居守**周禮春官墓大
 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巡厲居守**夫凡帥其屬而
 巡墓厲居其中**原有功居前**兆域凡有功于兵者不
 之室以守之**原有功居前**兆域凡有功于兵者不
 樹以楊柳樹以楊柳**封崇四尺**塚孔子詳**聖詰俱休**

陸機塚墓賦嗟長年之靡執忽奄逝而難留雖萬乘與
 聖詰赴此途而俱休于是六親雲赴姻族如林歸途慘
 戚涕淚**儉約非孝**漢書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
 沾襟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
 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
 乃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肯從謂之原氏阡
忠孝刻石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
 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弟**樵採毋近**戰國策
 子七十人形象皆刻石記之**樵採毋近**昔秦攻
 齊有令敢近柳下季壟五十步**碑誅無守**管輅別傳
 樵採者死得齊王首封萬戶**碑誅無守**輅隨軍西
 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
 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
 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泗水却流**
 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泗水却流**
 論衡書傳言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
 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滿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
 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証如原省之殆
 虛言也宣聖墓在曲阜即孔林始皇發墓見塚內有
 禮儀部

記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躍
 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果驗
 搜神記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殺
 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
 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
 而合葬焉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塚相望也宿昔有文
 梓木生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
 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
 遂號其木**荆棘不生**皇覽冢墓記孔子冢在魯城北
 曰相思樹**荆棘不生**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
 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方六
 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
 世皆無能名其樹者蓋孔子弟子弟子異國各持**松柏**
 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不彫望鄧德明南康記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七侯墓遙
 又別有金錢藏不可得開若欲繇上必遇雷**增棺惟**
 晦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電之爛所謂金精也
劍履唐葉善墓在處州府松陽縣法善塚存一履公羅

遠墓在輝縣唐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
 駕遊月宮去明皇求其術不傳怒而殺之後有使自蜀
 還見公遠曰於此候駕上**墓土如丹**扁鵲墓在彰德
 命發冢啓棺止存一履**墓土如丹**扁鵲墓在彰德
 扁鵲為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
 土可治疾禱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劑
 華墓在上元縣秦淮賞心亭天井中時**孤竹三塚**孤
 有白光如匹練掬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三塚在永平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之塚圍子山有
 次君之塚馬鞭山有少君之塚傳曰國人立其中子蓋
 也君**延陵十字**季札墓在江陰申浦孔子題其**金**
蠶飛出蕭墓在臨江府城西相傳梁武帝嘗過此一女
 金蠶爛然飛出因拾數十納**雙鴈隨栖**虞國墓在紹
 懷中忽聞雷聲蠶已失矣
 漢孔擘記國為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鴈**原牛山**
 隨軒及還鴈亦隨至其卒而葬也猶栖於墓
 之阿齊地記齊桓公塚在牛山之阿西首陽之南遺杜預
 禮儀部

禮儀部

禮儀部

塚墓

云自表營洛陽城東首藏有大鯉續述征記碣山梁陽之南為將來兆域

行一里許到藏中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寶為

龜魚拾遺記始皇塚中以石為松柏三輔故事秦始皇

松柏石為白楊悲風詩覓羊燔椁秦始皇塚在驪山之

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又尋牛得地

陶侃事詳以親相近周禮族墳墓注族類也謂

斷折臂羊祐事挂劍之樹延陵季子挂劍埋玉之

泉庾亮事塚墓五

原詩古墟墓詩曰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

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

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宋孝武拜衡

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軾濡露及山庭投步矜

履蹈舉目增淒清輶路滅歸軫淪闔負重肩深松朝已

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

追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宋謝靈運經

廬陵王墓詩曰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汎廣川

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

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

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瀝長歎不

成章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詩曰升堂子不
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絕
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竟陵王蕭子
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漢陵淹館蕪晉殄洙風缺
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絕興禮邁前英談元踰往哲垣
井忽以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梁
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
眇默神理曖猶存塵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
布楚席有靈樽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鶩
青蓋乃西歸竭來易永久年代曖湮微苔石疑文字荆

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壟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
會不飛聞寂今如此望望霑人衣又悲行路孤墳詩
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徒
幾經秋葉黃共見春流瀾金蠶不可識玉樹何曾蕊陌
上驅馳人笑歌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鄰此虞
騫遊潮山悲古塚詩曰長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
含白水密篠滿平原荒墳改凍葉低壟變年根西光長
檟落促爾膝前樽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
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
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壟日沈懸劔今何在風

楊空自吟 **增**唐顏胄適思詩曰繁華埽地歇蟋蟀充
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
橫田豎鞭髑髏村童埽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
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勲高盟忠貞寵
終奈樵採立嗣脩墳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蠅即此
丘壟壞鐵心爲露纓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流臨
綠水一望解傷情 張籍北邙山詩曰洛陽北門北邙
道喪車磷磷入秋草車前俱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
我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
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壟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

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鳶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
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王建北邙山詩曰洛陽城北復
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
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
字滅後人重此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
高臺 薛逢詩曰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
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泉下功業
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前沙路平當時
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
冢象狐兔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

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
深固權位鄭谷經賈島墓詩曰水繞荒墳縣路斜耕
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
陸龜蒙宮人斜詩曰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
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漠塵宋司馬光古
墳詩曰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厦屋碑版無文
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言姓名昔皆高官
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
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黃魯直過故人東平侯趙
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

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
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元
虞集盜發亞父塚詩曰盜發亞父塚寶劍實累之塚開
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
相信弟子遂輿尸黃腸下深錮千歲復何爲張翥皇
舅墓詩曰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
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我疑其藏必深錮或謂已
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

原賦後漢張衡冢賦曰刊叢林鑿磐石超峻壟構大榭
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蘿竹藩其域系

以脩遂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戎戎
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
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元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
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晉陸機感
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
沿黃河之曲湄覩虛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
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
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
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
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

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
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為期
又賦曰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
兮漂營魂而上浮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為疇妍媸
混而為一孰云識其所脩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
區陳晉傅咸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
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
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
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興瓜瓞之繇繇飛英
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保永祚于螽斯愠无妄之為

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于元妃蘭房
聞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于九
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增**明何景明古塚
賦曰噫哉茲兆之復遐兮啓構廣以復紆歷人代而幾
何兮又安知孰所居冥宮既已開掖門又已除故域繚
爲城兮脩隧踐以爲衢檢神器之靡存兮視靈衣而無
餘噫哉遐兮藐以芒魂化逝兮魄銷亡朽骸殘兮紛縱
橫被服素塵兮掩元霜蔓草糾纏兮穢蘚生千秋萬歲
兮孰爾藏槩生平之極娛兮奄大塊之飄塵駟馬不復
御玉羞安復陳彼充房之姣麗兮緬幽冥而孰親桂欄

蘭閣委丘谷兮又安施夫黻帳兮綺茵舞袖纏緹以何
見兮嗚瑟寂而無聞哀懸車之莫察兮怨脩夜之不晨
悅榮聲其遼闊兮痛素骨之翳綠榛嗟有生之必化兮
胡彼庸之長勤戚役役以趨世兮等飛蠅之與聚蚊日
月忽其不處兮矧焦顏以斃神匪往者之可鑒兮又安
知夫富貴之如浮雲 **孫**仲矜逝賦曰蒼蒼孟冬兮草
木莽莽緒風振於清原兮滄流淒其回蕩煢徬徨而遠
顧兮見丘墳之纍纍狐狸臥其側兮豺狼號於四陲荆
棘生而翳壟兮松楸儼以成行念二畝之是列兮悲九
原之若堂進野叟而就問兮曰此故達人之藏昔夫子

之亨休兮羌積勢而孰當秉炎威以灼爍兮屹冰山而
造穹蒼於時鬼神避其力兮日月潛而莫襲其光欲轉
市而成山兮神人乃於焉以驅石明珠遠致來越裳兮
翠羽芬而羅室謂千齡之可矢兮曰壽夭而無常朝並
齒乎河嶽兮夕迺齊乎秋霜縱珠襦以爲藏兮祇盈乎
柩之度也矧一逝而不復旋兮皆他人之數也歲未幾
而成墟兮塋龍從而蓊蕪石麟竊而爲砥兮翁仲貽之
牧夫玉魚縹緲留人間兮銀河蕩而爲池三泉湜其旣
竭兮九京之豁而奚遺死生之儻忽兮惟大人之遠覽
懼脩名之不立兮老冉冉其無餘使生無益於時兮吾

寧淹而速化旣樹德以培芳兮縱夕往而奚咤觀上古
之明哲兮亦率由乎此行循繩墨而不頗兮故雖死而
猶生

原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
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即敘之民京邑開吳
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春雨潤木自葉
落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
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
陵殘於薪採

原教宋傅亮脩復前漢諸陵教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

曠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
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
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又脩楚元王墓教曰夫
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
基德啓藩斯境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
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况瓜瓞
攸興開源自本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埽

原文宋謝惠連祭古塚文曰東府掘塹一丈得古塚上
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

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世代不可知也既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
芻靈已毀塗車旣摧蔗傳餘節瓜表遺屏十仞斯建百
堵斯齊墉不可轉壅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循題
興念撫輓增哀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
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封樹遭殄
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
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
亭之基鋤鋪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
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

韞積輒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廬墓 旌墓 壽藏 發冢 附

原獸馴 晉夏方廬墓側 兔擾 後漢蔡邕母卒廬於墓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

其房室又 **顯名** 漢原仁先廬塚三年 稱孝 後漢書曰陳蕃

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延隧居其中行服十二年鄉里皆稱孝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

生蕃怒曰寢宿塚藏而孕育其 **馬援** 馬援兄卒期

中誑時惑眾誣汗鬼神遂致罪 **手刃盜** 李充母喪行服墓次

殷簡 殷仲堪為桓元所 **手刃盜** 有人盜其樹充手刃

之 **獸殺鹿** 鹿犯松栽獸為 **增生紫芝** 孝童墓在處

姓周名智六歲喪父 **集罈雀** 支漸蜀之資陽人母喪

廬於墓有紫芝之祥 **廬塚彌年** 盧於墓白蛇素狸擾其

旁皓烏罈雀集於壟 **捧土濡涕** 柳宗元安置

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壟 **廬塚彌年**

崔衍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 **偃廬柴毀** 膠東郡王道彥父喪

道路為之流涕廬塚彌年 **偃廬柴毀** 荷土就墳躬時松柏

土濡涕頓首成墳陷 **偃廬柴毀** 蔣挺之卒兄弟廬

廬腐背寒暑在廬 **手植松柏** 墓側手植松柏 **泣慘松**

親友不復識 **手植松柏** 蔣挺之卒兄弟廬 **泣慘松**

柏 晉王哀父儀為司馬昭所殺哀嘗至墓 **居廢櫛沐**

元襄母終廬次廢 **藉無茵席** 元德秀母亡廬母墓側

櫛沐飯疏飲水 **藉無茵席** 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穿壙為門 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即穿壙

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 **埏甃作塚** 林攢

降瑩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記之 **埏甃作塚** 泉州

禮儀部 **廬墓**

莆田人母亡挺甓作塚
盧其右有白鳥甘露降
白鵲上廬支叔才母亡廬墓

白兔循塋許法謹倉州清池人母喪常廬於塋有
甘露嘉木連理白兔之祥並出白帖

羣鹿馴擾褚無量母喪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
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

擾 **表異其門**薛萬備有志行居喪廬
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 **詔表其廬**劉

柔居親喪廬墓 **擁墳椎膺**唐李華作靈武二孝子贊
側詔築闕表之 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

歿奉以哀廬於墓次號泣無節擁墳
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獨在塚側**後漢

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煙火而形則
獨在塚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不離墳墓後漢書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震雷
順不能遠離輒圍塚泣曰順在此後太守絕眾舉孝廉

墳墓遂不就 **墓地自裂**崔鴻前趙錄曰張嵩隴西人
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於廬

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原開白日之銘已從卜**

宅軫聞雷之痛未忍離情 念劬勞之德難報棘心

慘毀瘠之容長居蒿里 精誠有感鳥銜土以成墳

顏氏 **哭泣無時柏沾涕而變色**王 **旌墓增樹闕**安城

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 **樹碑**周燕事 **旌比干**武

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表蜀女**蜀王本紀成都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克商封比干 **表蜀女**蜀王本紀成都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之墓出泰誓 **表蜀女**蜀王本紀成都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

王發卒之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

石作鏡一 **義婦塚**在寧波府城西梁山伯祝英臺二

枚表其墓 **義婦塚**在寧波府城西梁山伯祝英臺二

為鄞令卒葬此祝下弔墓下墓裂 **思賢碑**豫章記徐

禮儀部

禮儀部

廬墓

廬墓

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今亟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醴以彰厥德

琢石旌功 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題思復

碑唐書韓思復睿宗朝為給事明皇御封墳祭墓土

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建祠置田李府城東之

朝當祭度遼之墓出燕集建亭立垣劉凝之墓在南

為建祠置田付寺僧看護建亭立垣康府城西朱

元晦記公清風高節著當時而聞後世不幸饋奠無主

而丘墓且沒草棘中是吾長民者之責也乃建亭立垣

樵牧**壽藏增取其遠**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知

所息荀子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弓曰願有所息仲弓曰

則知所治瑩平陵張禹年老自治塚瑩起祠堂好平

息矣

賜張禹以**瞻望永宅**傳永字脩期嘗登北邙山於平

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將作起塚漢書曰哀

為董賢起塚營義陵傍內便房剛柏題**魚山營墓**曹

湊外為徽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愚甚盛

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國兒壽塚**梁國兒於平

之涼作壽塚將妻妾入塚燕飲酒酣伏靈牀而哭人為譏

將軍年八**天福壽塚**南史齊前軍陳天福坐掠奪百

十餘人預作壽塚未至又信促**詔賜墳瑩**唐高宗詔賜

速就塚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勸猶在**酌酒賦詩**唐司空圖豫為塚棺遇勝日引客

君何不廣耶生此中哉**設榻為寢**李適救其子曰霸陵

致吾寧暫遊此中哉**自署寂**

可營墓樹十松馬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

上置所讓九經要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

禮儀部

州監負函卷一百八十三

廬墓

書

居姚崇孫勛自為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

發塚增桓公墳見魏武立齊桓祠於雲丘路次齊郊望

側按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上

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在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上

初得版次得薄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

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緇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

殉葬骸骨樂書塚西京雜記廣川王發樂書塚有一

狼籍也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

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傷吾

范增墓范增墓在徐州城南天曆初有盜識墓中

陳蕃塚南康記獻山太塘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

繞墳崩雷雨晦劉表塚伍輯之從征記劉表塚在高

冥竟不得發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下壺墓

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下壺墓

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在應天府治城盜嘗開墓面如生爪張詹墓盛弘之

甲探手背晉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馬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

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

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嬰齊墓在廣東廣州府

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嬰齊墓在廣東廣州府

孫權發其塚得玉匣珠襦金印三十六皇帝楚昭王

墓在湖廣襄陽府城南習家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

也安釐王塚王隱晉書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文

編蝌斗文字束哲為著作隨宜分析皆有冥証鼻天

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

子墓在南雄府始興縣代莫可考相傳昔有人掘之見

大呼懼李晉王墓盜發之郡守夢五代唐晉王也金時

弗敢入盜飲之脣皆黑可驗此捕畧石塋頓升嶺眺望見一

禮儀部

禮儀部

廬墓

廬墓

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舉石死而石生勢蒸出外致卉草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舉石滿

瑩 柳萋墓 梁主簿萋卒葬於九江三年後大雨塚

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 漢宮人塚 吳志

我故得更生褒迎歸三十年乃卒 漢宮人塚 曰漢

末關中亂有發前漢宮人塚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

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有次第

元石塚 在真定府平山縣之恒山上昔有元石者飲中

鄰父曰元石死三年矣至 尉佗塚 晉書交庫記吳將

塚掘而開棺元石醉始解 尉佗塚 呂岱為廣州遣掘

尉佗塚費損無獲佗雖僭然後慎終其 女子塚 宋書

身乃令後不知其處鑿於牧豎所殘也 女子塚 王元

謨從弟元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塚地無完樽時人門垣

內有小塚墳土始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塚上近

則亡或以告元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

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

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相害 甄邯墓 宋書

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天博覽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塚塚

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

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塚內一在塚外時三公

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也俄而又啓塚

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 桓温塚 又曰周山圖為淮南

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園地塚 齊書始興王鑑鎮

大得寶物客竊取以遺山 園地塚 蜀於州園地得古

塚無復棺但有石樽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珠

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

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

塚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

乃遣功曹何佇之為起 桓温女塚 又曰宜都王鑑鎮

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楚王塚 又曰文惠太子

温女塚得金中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

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救以賜之鑑曰今取往物後取今

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 楚王塚 又曰文惠太子

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楚王塚 又曰文惠太子

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屏風竹書青系

綸簡數玉履分長二丈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

禮儀部

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
 記曰周官所闕文也
 張騫塚 梁書曰蕭教初佐梁
 州刺史梁州有古墓
 名曰尖塚或云張騫頃欲有發者輒聞鼓角於外相拒
 推埋者懼而退教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銀鏤
 銅鏡者太原塚 傅子曰太原人也視其塚破棺中有婦人將
 方尺 然生偶與發塚者會之也
 江陵塚 吳景帝時
 一朝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
 於江陵掘塚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塚內有重閣石扉微
 道周通高可乘馬又鑄銅為一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
 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
 侍郎似王公塚也破其棺棺中有後人鬚毛斑白鮮明面
 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尺形似冬瓜從死入舉出死地
 以倚塚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入舉出死地
 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棗 吳芮塚 世說黃初末吳人
 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以其材於臨湘為孫堅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遇
 發者見吳網曰君可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網瞿然曰
 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塚發 明友塚 博物志曰漢末
 四百餘年網芮之十世孫也

活明友是霍光女晉如家奴記言
 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張盧塚 漢趙子張
 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
 名郡縣以盜元意奸宄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
 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
 襄王塚 西京雜記廣州
 要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
 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
 王塚以文石為樽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四人以其手捫之
 滑液如新中有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與器縱
 跡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哀王塚 廣川王又發哀王塚以鐵灌其初至一日無
 扇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
 武冠帶劍復入一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
 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樽黑光積寸
 餘重不能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樽黑光積寸
 屏風帳鉤或在床上或在床下似甚高似衣而銅鈎墮
 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肅肅甚高似衣而銅鈎墮
 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數百象
 或有執輿捧食之形餘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象
 禮儀部

塚又發魏王子且渠塚甚淺狹無柩但有石床廣六尺

長一丈石屏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

廿許東首裸形臥無衣裳肌膚顏色

髮齒如生畏懼不敢侵擁門如故

袁盜塚又發袁

無唯棺樽器物都

幽公塚又發幽公塚甚高壯羨門

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

有一男子餘悉女子或臥亦有豎者衣服形色不異生

人王反間發墓又史記田單行反間令燕人望見皆涕泣怒

自十勸免發墓章蔡周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

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虞祔

原迎精反迎精而反謂

成事禮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

祭喪三五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

哭成事祔皆少牢

葬日虞記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

不忍一日離也注贈以幣送死者于壙祝宿祝先歸也

明日祔祭明日祔于祖廟從昭穆妾祖姑則從昭穆無

之妾婦祔于所祔之如

無如則從其昭穆之如

謂有夫速反而虞如慕注

卒哭而祔

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先重而後輕

後重其虞則卑不僭尊

禮儀部

禮儀部

虞祔祥禫

天

祥禫

原 縞冠

注記曰祥而縞冠素純

肉食

練而食菜果

除服

祭祥

服之

從御

注御婦人從御注

復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喪反生者之事也

去喪

所去喪無

鼓琴

喪而有四制

祥取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

注四

成歌

孔子既祥五

而成聲十日

饋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

子琴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

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之制禮不敢不至焉

小祥

士虞禮

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之制禮不敢不至焉

大祥

又期而大祥

澹然

禫注禫

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

廓然

禫注禫

踰月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

路出夫子曰又多

徒月樂

是月禫徒月樂言

忘已竟哀未忘也

痛未盡

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練而杖

家語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子曰非禮也

夫練而杖曰練而杖

禫而御

詳前從

禫而佩

無所不佩

原 吉服筮尸

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必服其吉

素縞

縞冠

以祭

除成喪者祭以縞冠既祭乃大祥素

居服平常注縞

昭公失早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

孝公失過

非禮也注云莫酬不舉亦

若駟過隙

三年

若駟之過隙

見似目瞿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

禮儀部

禮記卷之三

祥禫

禫

加人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此御而不有子非禮既有祥

絲履組纓非禮也垂冠戴纓元微之集不幸餘徹筵收幃

奠筵將徹幃帳一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

父在庶母不禫喪小記曰庶子父在練祭酬賓不舉

曾子問曰小祥者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服從

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大祥無算爵也

情殺哀以禮終孝無終始喪有祥禫哀極終

堂禮及過隙孝自中出哀以外除增杖經外

除柴瘠加等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

未能已原祥雖除服憂且終身雖送終之有已

豈孝思之可忘增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

館御諏吉日之祖遷寒暑之變忽焉再暮練祥之餘

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原日月其

除變禮容于衰經霜露所感遵祀典于練祥增君

子為難子臯親喪而永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樂

既祥絲履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操

恩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

作樂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暮歌鄒人據而

興誚十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况昔未悖送終

之禮禫服鼓

殤琴判

禮儀部

禮儀部

增儀禮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為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皆為無服之殤

殤二

原禁嫁周禮媒氏父不尸禮殤不備陰厭凡祭殤有厭宗子為殤而死庶子不為後也其告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阻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也此其無尸反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所俎利成之禮施於尸也是宗子為殤祭之與之禮也小為殤其陽厭凡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祭祀亦如此也明者曰陽也西不備禮祭殤不備注北隅得戶明也適子也白謂西

備禮也 **用棺衣**下殤用棺衣自史 **增王祭五** 侯祭

三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死戰以成禮魯與齊戰于郎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

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注童子未冠配殤非禮有女

之稱以其死社稷故葬以成人之禮 **原宗子從成人**

早亡曹操愛子蒼舒亦沒求合葬焉 **增七歲無服**

辭曰非禮也操乃取甄氏女合葬焉 **增** **原聖周葬下殤**檀弓周人以夏后氏

一詳殤 **筭冠不為殤**丈夫冠而不為殤 **增** **原** **聖周葬中殤下殤**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禮儀部

禮記卷一百八十三

殤

三

歐陽修函卷一百八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寶